

了。”

女孩的大眼睛笼上雾气。振义出神地听着，忽觉得这个细弱的林黛玉般的苏州姑娘相比，自己简直幸运。

竞雄有着和振义一模一样的念头：乱世之中，自救救人，学医是最好的出路。

表哥费孝通在东吴大学读医学本科，后来才转到社会学，他建议表妹，要学医，最好去北平协和医学院。世道混乱，父母不放心女儿走太远，她就近报考了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学校之一，也是表哥读过的东吴大学理学院医学预科。

“哎呀，这学校也解散了！”振义扼腕。

竞雄说：“是啊，简直没有天理！我进的学校，总是不得善终！”

同学打趣：“也许就是为了你进震旦医学院啊！”

竞雄说：“震旦门坎真不低，我英语不错，但震旦要求法语听课，真难坏了我。”她笑看王振义，“要感谢我们的王老师，我才能跟得上进度。”

振义一时手足无措，幸好同学解围，递给他一把小提琴，冲他眨眼：“振义，给咱们新朋友拉上一曲吧！”

振义接过琴，略一犹豫，《少女的祈祷》旋律滑弦而出，柔美、沉静的琴声，仿佛揉进了竞雄的灵魂。她注视着传说中的高个子学霸，

脸颊热了起来。

琴声终了，同学们鼓起掌来，却注意到依然呆呆站着的振义，以及同样呆呆的竞雄，不由打趣：“怎么，今天来了一对呆鸟吗？”

大家大笑。

因为竞雄，振义每周都期待着去教法语补习班，目光不由自主地“粘”着这位温婉的姑娘。补习班下课，他有意无意等着她一起回家。后来干脆以乱世中女孩子安全为由，天天等竞雄一起上学。

从高恩路到吕班路（现鲁班路），他们顾不上看街景，眼里只有彼此。竞雄向学霸讨教课业，振义一一和盘托出。听说竞雄也喜欢音乐，振义大有知己之感。在竞雄面前，振义竟成了个啰嗦的人，他喜欢竞雄明媚的笑，喜欢她的聪明和温柔。

爱情，就这么不期而至。

振义想把心爱的姑娘娶回家！这念头如此强烈，甚至超过了他对医学的钟情。期末，他收获了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单。

学医事关生命，任何一点缺漏，都可能伤及病人的健康，容不得一心二用。

他去找竞雄，说：“拿这样的成绩，真是愧对你了，竞雄，你我都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学业上。但你要答应我，拿到学位，我们就结婚！”

竞雄郑重点头：“放心，我答



王振义与谢竞雄结婚照。

应你！”

王振义全身心投入课业，成绩重新扶摇直上。

那年，他在广慈医院外科临床学习，因为病史撰写优秀而获得学校奖励——一本名为《急诊诊断学》的法国原版参考书。

他把这本书晃给女友看，笑得飞扬。

1950年11月19日。高安路王家老宅三楼的新房，一切都是崭新的，贴在梳妆镜上的大红双“喜”、红彤彤的锦被与枕头，墙上的自鸣钟滴答滴答，转得很欢脱。

新郎王振义拥住娇小美丽的新娘谢竞雄，轻声唤道：“谢医生！”

谢竞雄也调皮一笑，回道：“王医生！”

这一声“谢医生”，王振义足足唤了一辈子。